

◆漫游湘西南

理想的河流

栗碧婷

我老家所在的村子叫沙河村,因村前的一条沙河而得名。

整个下午,我都坐在沙河边的青石上,专心地看着一本童话。河水清亮,阳光打在上面,发出丝绸一样的光彩,一只又一只白色的鹭鸶轻盈地飞去又飞来。得贵附在我耳边轻声说:“我在河堤旁捡了一块石头,溜光,好看得很,看上去很金贵呢!你说,会是宝石吗?”

我正被书里的故事吸引着,没有回答他,他又重复一遍问我。我侧过身,看了看他,他眼神严肃,挂着一脸的真诚。尽管我们都是毛躁的十一二岁的年纪,可是对这个,我却与他不一样,丝毫提不起兴趣。我忍不住奚落他:“河堤那么长,石子天上的星星一样多,如果都是宝石,沙河村不是成了宝石村吗?还轮到宝石在河边自个晒太阳吗?”

他急了,恨不得从裤兜里掏给我看。可惜,有一夜当他做梦时,不小心松开了拳头,石头被他妈妈拿出来直接扔掉了。也正因为这样,得贵觉得那块鹅卵石就是一颗宝石,是沙河里最亮的那一块。每次一说起,都稀罕得要死,无论何时,他总觉得它就在那里,表面闪着琥珀一样的光,厚重、结实、璀璨。在无尽的回忆与追溯中,他笃定地认为,整个沙河再也找不到第二块这样的宝石了。

他拉了拉我的衣袖,并且用手指给我看:“喏,我就是在茅叶子最厚的那头捡的。”我看到他着急而认真的样子,“噗嗤”一声笑了,他十分沮丧地离开了。后来,我是这样理解的,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记忆伤害了他……在沙河村,每个少年的心里都盘踞着一条河流,挟裹着不同的梦想与秘密。

河流是村庄的河流,村庄是河流的村庄,沙河水自西向东,夜以继日地一路向前,没有

人知道,它终究要流向哪里、要经过多少个村庄。在这无限的挟裹中,村庄里的每一个人、每一棵树、每一条路,都在水声里寻找自己,水波映照着各自的影子与满足。每一截流水,都是梦境的一部分,充满着期盼与慰藉。

我再次回乡,回到沙河村,回到沙河边。一条河就躺在我的脚底,枯瘦的河床上袒露着一些焦黄色的石头,冬天的风有点劲头,两岸的杂草垂着头晃来晃去。几台挖掘机伸着长长的臂弯,将岸边柳树的枝条擦得“吱吱”作响,河床边堆起来的沙子如山里的坟头一样。一种寂灭后的冷清感,水声一样“哗”的一下涌上心头,来不及平整的沙坑如大地张开的嘴,正在大声诉说着沙河的疼痛,村庄沉甸甸的方言被风吹散又聚拢。

手机响了,我打开一看,是得贵打来的。得贵说:“老同学,有人在沙河边看见你,回来了?”

我说:“是哩,刚回不久,你消息这么灵通!”

德贵说:“沙河村能有我不晓得的事吗?就连沙河里有几颗石头我都数过。哈哈……”风声确实有点大,后面的笑声我觉得模糊极了。被挖掘机撩动的柳枝一会儿向前一会儿向后,东摇西晃的样子,如喝醉了酒。

“别急,在那等我,我回家打个转身就来,晚上一起吃个饭。”当他说出“吃个饭”这三字时,我有点惊讶,又有点怅然。

小时候,我与得贵几乎天天在一起,我们开心时,最喜欢跟着沙河水一起奔跑,将村庄远远抛在身后。那时候,我们总觉得,离开沙河村,就意味着长大。可是,沙河水没完没了地流,不知道沿路还要流经多少个村庄,也许还有无数个沙河村在等着我们。河流在大地上行

走的事情,谁又能说得清呢?可是,原本好好的牢固生长的语境,怎么会一下子转型甚至凭空消失?以后,不知道到底要拿什么来佐证我与得贵,或者我们与故乡的关系,我太需要一场对话,用沙河水洗涤过的语言。

得贵远远地朝我走来,我站在原地,看着他奔走的样子,我好久没看到他了,又仿佛昨天才见到。他圆鼓鼓的肚子像装了一个小球,奔跑的速度渐渐慢下来,如细细的沙河水,平缓到测不出流速。他边走边向我挥手,那样子,依然像个孩子。可是,我想,我可能再也闻不到他嘴里发出的淡淡的奶油味了。

他气喘吁吁地站在我面前,好像笑得有点吃力,用手指着前面的挖掘机说:“看,那台新的,就是我前不久买的,觉得一台用不过来。”

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,一台崭新的挖掘机正在往沙河里伸着长长的坚硬的抓斗,一下一下使劲抖动着,浑黄的沙河水剧烈地摇晃起来,天空好像也跟着摇晃起来了,一会儿又缓缓地低沉着向前流去。

晚上,我并没有和得贵一块吃饭,我客气地向他道了谢,然后沿着河堤一个人走了长长的一段路。我再也找不到以前与得贵坐的那块大青石了,觉得心里一片空茫。我想,如果这时候,得贵告诉我他在河滩边捡了一颗宝石,我想,我大抵会相信的。

后来,国家着力改善生态环境,河道整改的力度也随之加强了,沙河又渐渐恢复了往日的清澈与活力。听说得贵因违规开采被罚了一大笔钱,不过这件事他并没有打电话告诉我。时间在以不同的方式涌流成河,我们也不再是追着沙河水奔跑的少年了。

(栗碧婷,新邵人,湖南省作协会员)



◆岁月回眸

猛然在《邵阳日报》读到周伟的文章,才痛心地知悉樊家信老师已经作古。

我与家信老师遇见应该是1993年吧。当时邵阳市文联发布招聘启事,要录取一批青少年成长热线电话和心理咨询热线电话的主持人,我便报名参加了在四中进行的考试。家信老师当时是文联的副主席,阅卷中,看中了我的文章。经面试后,我被录取了,并被委以重任,做了话务部主任,负责安排和监督热线电话的日常接听工作。在家信老师的指导下,我和其他热线电话的主持人一起学习、一起值班,开始了一段神奇的探索。

热线开通之时,我接受了邵阳电视台的采访,接听了第一个心理咨询的求助电话。那个时候,我刚开始在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心理咨询与治疗专业学习。家信老师鼓励我边学边干,带领志愿者们解答青少年成长过程中遇到的疑问。

此外,家信老师还指导我写作散文,参与编辑《新花》杂志……他总是认真地读我的习作,给予修改意见,却又并不要求我直接按他的意见修改,不给任何压力。家信老师还鼓励我和外地的作家联系,我因此认识了西藏作家益西丹增,因此了解了西藏登山队的故事,还差点到西藏体验大雪封山的情境。当时我真的感受到作家的社会责任,想为百姓写点东西。

家信老师收藏了很多“民间的灯”,他自己也便成了一盏灯,照亮学生的心路。

他写《香母地》,我便关注邵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;他写花瑶,我便去隆回小沙江采风,并认识了老后……我就像是踩着老师的足迹,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小事。

我始终铭记老师的教导,一直保持着创作和思考的活力。最欣慰的是,如今我也有了自己的学生。

(封宇平,任职于中石化邵阳石油分公司)

◆宝庆人物

陈戍国先生轶事

易立军

1月7日凌晨,陈戍国先生遽归道山。陈先生是隆回柏水人,1946年生,中国著名的礼学专家,曾是湖南大学的博士生导师,出版《中国礼制史》《中国礼文学史》《诗经刍议》《十子平议》等学术专著多部,《四书五经校注》等古籍整理成果多种。

陈先生特立独行,有名士遗风。20世纪60年代,先生常把自己关在生产队的仓库里挑灯夜读,后考入隆回一中。在这里,他受到语文老师易重廉先生的关照。1964年,陈先生顺利进入了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学习。大学毕业后,仍回原籍隆回,隆回县文教局将陈先生安排到小沙江区。

1972年,陈先生被安排到隆回十二中教高中文语。他的房里一床一桌一椅,墙壁上贴了关于做人、做事的格言,门前贴了张纸片:“谢绝闲聊。”陈先生与其他老师来往不多,其他老师用铝桶打水,唯独他用小木桶打水。在十二中教了4年书,就调往岩口中学,仍然教语文。陈先生志存高远,准备考研,常常深更半夜悄悄起床。为不影响楼下老师睡眠,他打着赤脚,轻轻踱步,学习外语。

从岩口中学到老家柏水,有40余里路,陈先生总是走路回家。身背黄色挎包,脚穿轮胎做的皮草鞋,是陈先生不变的形象。陈先生家中小孩多,有时其夫人带孩子来学校,实在忙不过来便要他带小孩。他用背带背着小孩,不管小孩是哭是笑,还是溺尿,他只读他的书。

20世纪90年代初,隆回一中图书馆落成。学校给有名校友去函,号召捐款捐书,并言捐款100元以上者刻名。陈先生捐了自己的几本著作,也捐了款,数目有点特别,99.99元。

(易立军,隆回人,中国屈原学会会员)



崀山风光 郑国华 摄

◆六岭杂谈

苦 茶

向立成

人们常说“人生像一杯酒”,我觉得“人生像一杯茶”更为贴切。有的人啜“香茶”,有的人品“清茶”。凡如我辈,则难免常饮“苦茶”,无他,品苦茶如品人生。

打我记事起,父亲都是茶不离口。每天清晨,父亲就泡上一壶茶,喝上几大口,然后再去吃饭,这俨然成了他的“开胃茶”;吃完饭,还要再喝上几大口,这也像是他的“清肠茶”。有一次,看着父亲满足的神情,我忍不住眼巴巴地向父亲讨茶喝。父亲自然不会吝啬,倒了一大杯给我。我也学着父亲的样子,一大口下去,瞬间,那种让我一辈子都难忘的苦味刻进了我的记忆深处。我立马把那口茶吐了出来。

“怎么了?”父亲似笑非笑地问我。“太苦了,太难喝了,简直跟药一样……”我一连串的话语脱口而出,表达着对父亲的茶的厌恶之情。“哈哈哈……”父亲开怀大笑起来,说道,“等你长大了,就知道这茶的好了,至少可以提神,让你瞬间清醒。”我一听,确实是这样,感觉清晨的恍惚感全部消除了,头脑甚是清醒,但自己是不想承认的,嘴上依旧驳斥道:“反正我是不会再上当了。哼!”年幼的我并没有多想,唯一就是感觉自己喝了苦茶,受了欺骗和委屈。表达完自己的不满后,傲娇地背起书包去上学了,身后依旧是父亲爽朗的笑声。

曾经很长一段时间,我无法理解父亲怎么爱喝苦茶。对于父亲说可以让人头脑清醒的说辞,我是不认同的,因为还有很多可以让人清醒的方法,为什么要去喝这么难喝的苦茶。这个结萦绕在心间很多年,我都难以祛除。直到我慢慢长大,也接触到了一些爱喝茶之人,在同大家一起喝茶的时候,也有人独爱苦苦的味道。本着“独苦不如众苦”的心态,也尝试着喝苦茶,慢慢地,舌尖的那种甜味让我似乎明白了父亲当初的坚守。

渐渐地,我虽然还是喜欢喝清淡一些的茶,但对于苦茶的味道也不那么排斥了。在喝茶的过程中,记忆中的父亲俨然变成了一个深邃的哲学家,因为父亲把“人生如茶”“苦尽甘来”演绎得淋漓尽致。其实,扪心自问,我有些时候并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爱喝茶。细想起来,也许喝茶纯粹是羡慕父亲喝茶时那种悠哉乐哉的神情,自然而然地对父亲的一种模仿,久而久之,我却和茶有了一种不解之

缘。亲朋好友来访的时候,似乎不喝点茶少了点热情,茶不苦也少了点味道。

父亲走后,我尝试着一个人静静地喝苦茶。初入口时,苦涩的滋味瞬间充满了口腔,给味蕾最直接的冲击,下咽后反而有些许甘甜在唇齿间徘徊。我开始迷恋苦茶的先苦后甜,正像一首诗中所说“平生不平事,尽向毛孔散”,各种烦躁、焦虑与不快,都仿佛随着苦茶顺喉而下,又从身体的毛孔间争相发散,唇齿间的甜味让那种焦灼不安感急速消散。

喝茶间隙,我凝视着杯中的茶叶,只见抱团的茶叶已经不见踪影。一片片的茶叶,似轻缎,似锦罗,随着茶水的浮动一起飘散着、游荡着,有一种无拘无束、轻歌曼舞的感觉……凝视良久,自己的思绪也似乎融入其中,仿佛自己也成了随波浮动的一片叶子,那样地自由舒畅……

思绪回归,得到的是一种心灵的安宁。是的,就是一种让人静心的安宁!在纷杂的人与事、是与非中,能够从苦茶中获得安宁的一隅,将关于鸟语花香、蓝天白云的文字诉诸笔端,将人生的真善美演绎成文字,让心静如水乐观开朗的正能量传播开来,不去想那哀愁和痛苦,不去思那艰辛与苦难,不去念那不舍与别情……尽情享受这种“苦即是甜”的滋味,不亦快哉!

(向立成,湖南省作协会员)